

■ 嫣然思语

母亲

□尚庆海

母亲吃过午饭
端坐在南墙根的矮凳子上
暖暖的冬阳笼罩着母亲
把母亲的上眼睑
压得沉沉的

两只花母鸡
低声咕咕叫着
在母亲脚边啄食
卧在母亲脚边的大黄狗
警惕地盯着
墙角窥视的老鼠

母亲依然轻合着眼睑
漫不经心地
把一只手伸进棉袄口袋
捏出一些眉头
撒在脚下
两只花母鸡
蹭着母亲的裤管抢食

那个冬日的午后
母亲像往常一样
端坐在故乡的暖阳里打盹
大黄狗和两只花母鸡
像往常一样陪伴着母亲
陪伴着那些
流水一样的时光

雪从故乡来 (组诗)

□温锋

大雪来临的日子

松针积蓄四季的阳光
开出漫山的冰凌花
北风捎来口信
大雪将在今夜
为大地披上雪白的戎装

暖阳照耀在雪后的高山
小动物们最先出了门
开始在雪地书写新的诗行
小孩们欢笑着打起雪仗

大雪覆盖的希望正在孕育
满怀期待地迎接新的开始
待春风拂面时
万物生长

候鸟归家的日子

迁徙的候鸟
并不眷念城市的霓虹
家乡才是最终的归宿
高楼难以阻挡北风

漫天飞舞的大雪
掩盖住归乡的小路
背上盛满果实的行囊
向家的方向出发
空气弥漫的肉香
给风雪归来的他引路

雪满故乡的日子

一场大雪
吊脚楼打起了寒颤
挂在窗前的红辣椒
好像给了他一丝温暖

奶奶把灶膛的火烧得很旺
瓶中的糯米
在热气腾腾中
也开成了雪花

一朵朵来自故乡的雪花
拼凑成你的名字
飘落进游子的心中
融化
与乡情一道刻进基因
浪迹天涯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走进“山味书屋”乐享乡村阅读

□吴明媚

让环境焕然一新。

自2020年创办书屋,至今已有5年。村里的乡亲们对这座历时3年打造的书屋都倍感珍惜。回望来时路,高宏远微皱眉,眯起眼,思绪陷入深深的回忆中。这是一个为大众所熟知的故事。

“山味书屋”为豫南民居改造,房屋依山而建,为夯土加木结构,上置檩条,布瓦覆顶,书屋加院落近300平方米,前院为旧时菜园,经过改造成为花园,栽种月季、玫瑰、茉莉、栀子等花木。院中房屋改造后作为书屋主体,面积近80平方米,有前后共三间书屋,象征人生少年、青年和老年的三个阶段。

书屋取名“山味书屋”是因为建造取之自然、用之自然,利用山里的原材料、旧物改造而成,书屋建造有“山味”;厚重的大山滋养了高宏远祖祖辈辈,他对大山心怀感恩;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鲁迅先生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取其谐音,故名“山味书屋”,鲁迅故乡后院的“两棵枣树”,巧的是这间书屋后面也有两棵枣树,有一棵还是百年枣树,因此有了“山味书屋”这个名字。

春节期间,镇上的孩子们放了寒假,经常来书屋读书,“我每周都会来这里看书,增长课外知识,积累写作素材,书屋虽然小,却让我认识到了更大的世界。”家住高寨村杨畈组的高粹升说,她不仅来看书,还主动申请成为书屋“小馆长”,整理书籍、打扫书屋卫生。除夕当天,在孩子们的协助下,书屋换上了崭新的充满墨香的对联,孩子们主动打扫书屋卫生,

“山味书屋”管理是完全开放的,24小时免费开放,不关门、不落锁。书屋刚开门的时候,有孩子拿走了几本书,高宏远也没管,因为他知道来书屋的孩子肯定都是爱惜书的。过了一个多月小孩来找他,说上次在他这儿拿走了几本书,高宏远说:“要是真喜欢就拿走吧!”第二天,小孩带来了十几本书说是妈妈给他买的让他带过来捐给书屋。高宏远曾风趣地对孩子们说:“孔乙己说了,‘窃书’不为偷。而且我相信,喜欢书的人,绝不会把书搞破了、弄丢了。我更希望你们把书‘吃了’,长成翅膀,飞出大山!”

“山味书屋”管理运营为“小馆长”轮值制,主要阅读群体为中小学生。高宏远经常告诉孩子们,他们才是书屋的主人,“我要做的是给他们跑腿,做好服务工作。”说到服务,为书屋服务,关键在于提供更多的图书。

书屋里起初都是高宏远自己的藏书,有年代了,孩子们都不喜欢,高宏远就在朋友圈募集图书,一下子就得到了3000



高宏远在书屋中与小读者在一起。

作者 供图

多本书。一直以来,高宏远喜欢用短视频记录、分享“山味书屋”和山里孩子的阅读日常。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被其事迹感染,纷纷为高宏远和“山味书屋”点赞,通过网络发起爱心接龙、募捐。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山东网友张梦琳,一下捐了294本图书;在微信视频里看到书屋地面潮湿,她直接转账1000元让高宏远安装地板,高宏远拒收后她又捐了几十本新书。每一本图书,他都尽可能地记下捐书人的信息,有的是匿名捐书,他就记下快递单号。现在书屋的藏书已经超过1万本,远远超出了他当时的预期,满满一墙

壁的图书是大家汇聚起的爱心,更是山村孩子未来的希望。

“山味书屋”走红的背后是社会大众对乡村阅读风尚和乡村公益榜样的热切关注。新的一年,高宏远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参与进来,把书屋打造成一个城乡教育资源沟通交流的平台,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在书屋举办阅读分享、开办公益讲座,增长孩子们的见识。让城里的学生走进自然、亲近自然,让山里的学生通过阅读活动增长见识,让他们在书屋里互相接触、碰撞思维。希望这个书屋像火炬一样,能一直传递下去。

书可赠不可借

□潘玉毅

袁枚在《黄生借书说》里有句名言,唤作“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深受后人追捧,被读书、借书之人奉为圭臬,甚至成了他们抨击有书不共享之人的七字真言,我却以为然。

我并不否认借书在中国是有传统的,亦不否认借书和读的好处。在中国古代,借书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尤其是穷人家爱读书的孩子,买不起书又想读书,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向有书的人借。有不少后来成为大学问家的人在幼年时都有一段给地主打工换书来看的经历,像凿壁借光的匡衡、冬夜抄书的宋濂都在此列。或许可以这样说,借书的习俗是不分古代现代的,平凡如我也有过不买而读的经历。

小时候因为父母禁止我看闲书,我虽然喜欢读书却无书可读,只得问人去借。既名之为借,自然是需要如期归还的,所以遇到喜欢的书,我就及时誊抄下来,有时只摘喜欢的段落,有时则是全文照抄。而用来誊写的纸张也有许多种,硬面抄、软面抄、练书法用的大字本,甚至奖状的背面,都被我抄得密密麻麻。几年下来,倒是长了一些学问。

喜欢抄书、读书固是一件好事,但有时也会变成一件蠢事。尤其读到紧要关头,容易刹不住车。有一回,因看《水浒》入迷,没听见上课铃响,被数学老师发现,将书没收了,于是,我只得另买了一本赔给人家,还说了许多好话。由于我对书十分爱惜,又能按时归还,相识的人一般都愿意借书给我看。

中国人素来讲究礼仪,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当我有了书,自然也愿意借与别人。然而借与被借的次数多了,碰到的借书者也是形形色色,其中也难免有一些读书习惯不好的人,譬如有的人喜欢圈点,有的人喜欢折页,而我不喜欢如此,慢慢地就变得悭吝起来。即使碍于情面,不得不借,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别弄坏了”“记得还啊”。

这样的经历借用李商隐的一句诗来形容,便是:相借时难还亦难。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被借出去的时候已是削肉一般,十分不舍,到期仍不见归还,就好似被人欠了500万,少不得要催促一番。归还的时候,若是缺了页、卷了边,内心的烦躁不必言。此人若是泛泛之交,难免还赠他一张臭脸;若是莫逆之交,心中亦不免说上一千遍:“下回再借也不借了。”就此将他拉入借书黑名单,再不相借。换而言之,借书易伤感情。

对于一些视书如命的人来说,借书通常有二怕,一怕借而不还,二怕有所损毁。我便是如此。我有许多书,至今仍在借阅者手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归还是不大可能了,唯有祈祷那些忘记还书的人莫要忘了善待这些书。我还有一个不大好的毛病,别人好借好玩还罢了,如果书籍还回时已非借时模样,被汤渍、水渍沾了一星半点儿,这书我便不要了。

同是爱书的人,多有相近的体悟,谓之“书可赠,不可借”。哪怕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想要某一本,我宁可买一本新的送他,也不愿取那本旧的借他,尤其是自己喜欢的版本。时间久了,我们这些人就被贴上了一个标签:“舍不得借书与人的人”。



送 照

□李万军

已被宽敞明亮的新楼所取代,设施齐全的新村让人眼前一亮。政府的大力

投资,不仅让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更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丰富多彩。水、电、路、

贵州省六枝特区梭戛乡高兴村村民
收到志愿者拍摄的照片。 蒋勇 摄

网、讯的全覆盖,让这个偏远的小山村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这个边远的山村里,老人们拍照曾是一件难事。但最近,六枝特区的文艺志愿者们主动上门,为老人们拍照。无论是单照还是全家福,只要老人们想照,他们都会满足。照完后,还会将照片冲洗出来,亲自送到老人们手中。

听到有人送照片来,邻居熊朝荣一家相继走出了门,他腼腆地问道:

“还可以照吗?给我家也照一张?”

志愿者们连忙点头:“可以,当然可以。”

于是,他们为熊朝荣一家找背景,熊朝荣与妻子带着两个孙子照了一张温馨的全家福。

熊少忠、王兴珍夫妇看到门口如此热闹,得知是免费照相,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各自照了一张后,又要求照了一张合照,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时,从寨子中又走出一位老妇人,村干部连忙上前用苗语询问她是否想照相。老人笑着回答她就是来照相的。于是,志愿者们便为老人摆了几个姿势,各照了一张。这位老人叫王德珍,今年已经82岁了,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照相。

一时间,来领照片、照相的群众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如冬日的暖阳,在寨子里缓缓流淌……

(作者单位:贵州省六枝特区文联)